



作家参考丛书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

〔丹麦〕克尔恺郭尔 著

江辛夷 译



作家参考丛书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

〔丹麦〕克尔恺郭尔 著

江辛夷 译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第 186 号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

作者：〔丹麦〕克尔恺郭尔

责任编辑：那 耘

责任校对：彭卓民

装帧设计：曹全弘

出版发行：作家出版社

电话：5005588 转

社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印刷：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212 千

印张：10.5

印数：0001—5,000 册

插页：2

版次：1994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0721-9/I·720

定价：8.05 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出版说明

《作家参考丛书》是为满足作家和广大读者的需求，以之作为透视世界思潮和文学潮流的一个窗口而推出的一个系列。

《作家参考丛书》将把世界社会科学各种流派有代表性的著作陆续介绍给大家。书中的观点不尽是我们同意的，但它有利于读者管窥各种艺术态势和文学发展的流向，从而得到适当的启迪和借鉴。

作家出版社

译 序

抱歉得很，克尔恺郭尔先生，看了我们这世纪，您一定还会头疼的。我们或许比您那时代的人们更没出息了也未可知。一切恐怕依然是它本不该是的样子，每一个大概都还在他本不该在的地方；圣人和伪君子们照例不肯承认毛病正出在自己身上，仍自信有足以凌驾众人之上的德行，巴不得人类多堕落上一天，好拿其汹汹的教导博取赫赫的声名；公众舆论的信念依然是：一切已这么好，将来难道不会更好的么。总之，我们仍未学会先生您倡导的“无限反思”，仍不肯去知道自己的窠臼，面对生存的惨淡酷烈仍短些老实面对的勇气，仍拿不出笑说荒诞的肚量。您多包涵着一点吧。

而我们的处境却似乎格外需要着这“无限反思”。您瞧，我们虽然正屁颠颠等着要与某天清晨刚下登陆舱的外星人道“哈罗”，共进早餐，俨然是宇宙公民了，可说来丢人，这世纪里我们糟蹋自己还不够，连地球母亲都被糟蹋着了，害得小动物们也在考虑另迁星球。我们越来越成为自己的敌人了。我们不是自己救自己，就将自己结果自己。就连怎么救自己或结果自己这一点，也比在您那时代更没个说法。我们是每

一个观念，每一种行为，都须拉扯上越来越多越来越陌生的道德领域了，往往着手之先，先已茫然了。不信给您看登载在刊行全球的美国《生活》杂志 1993 年 4 月号上的两幅照片。

第一幅拍的是自 1990 年以来已为 15 人提供死亡服务（一种高效的一氧化碳窒息系统），正在钢琴上弹奏巴赫的赋格曲的杰克·凯弗肯医生。“宁肯让法律来麻烦我，也要为我的顾客继续提供服务”，他扬起脸对我们说，表情里满是巴赫式的宁静。第二幅拍下了一位面对三十七条鲸尸扼腕而立的救鲸志愿者的背影，他正为这些人类近亲唏嘘。今年三月，五十七条蓝鲸冲上了新西兰某处海滩自杀（据我们人类判断），惊动全世界 500 多名救鲸志愿者火速赶来，大家用湿布敷贴鲸鱼的皮肉，防它晒伤。幸亏暴风雨中止了这无望的救助，一古脑儿将鲸鱼们冲进了海里。三天后，其中的三十七条又撞上了海滩，等这批志愿者再次赶到，只见着了三十七具小山般的尸体：另一志愿组织认为枪弹也许能减去鲸鱼们受太阳炙烤的皮肉之苦，先作决断，先下了手。瞧见了，我们已开始这样“结果”我们关爱的同类和动物兄弟了，当然，我们仍不忘肩扛道义与拯救的名义。您曾预言，我们终有一天会急着“结果”自己，要靠抓阄留下一个替我们盖上几锹土的人，没想到这一天离我们已这么近了！您也没料到吧？不过您的预言吓不倒我们。我们是高科技时代了，什么都日新月异，每一难题最终总可以找到一种新技术来救我们的急。我们是只有好奇心的了，什么话，警告也是，要好玩，才听得进去。反正真要是全体人类都活得不耐烦了，要求集体“结果”自己了，我们也甭怕找不到一个英明伟大领袖之类下令

向全球空投神效一氧化碳吸嘴的。

就连您那么“当真”的男女关系这一人类基本伦理，也错位得更厉害了。我们连爱情是何类事还得存疑。我们有时候倾向于认为它是夹杂灵肉的感情，像甜脆夹心饼似的可口的，现在又有人认为它是一种生理反应——不久前《时代》周刊还辟专栏请医生们大讲爱之症候，保健与疗法。本世纪初，我们大骂一位专攻男女关系研究的叫弗洛伊德的维也纳绅士，不久我们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一切自己没脸皮说出的话，全借了这弗先生的口光大了开来，我们认定已认识了男女关系的十之八九。我们早不理睬您所谓爱的“反思性悲伤”了，失恋了或离婚了，我们大都听心理分析医生的劝告，再另找一个试试；是啊，许多事都是一次性，易拉罐式的了。要快乐我们就高喊性解放，不乐意了就控告性骚扰。婚姻只是那些不知趣的笨牛才当真的，我们早管婚姻外的爱人叫“第三者”，通奸是“外遇”，性交是“上床”了。您对男女关系的那份认真劲，那种反思精神，不光成了哥本哈根的一大笑话，我们这世纪里还在受人笑话。您长见识了吗？

令您欣慰的是，过去象征中产阶级家庭道德价值的维多利亚皇室后裔，在本世纪成了男女道德的先锋派，王子王妃都肯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感情需要”了。可恨这是一个太不争气的时代，世间男女非但没有为王子王妃们撑腰，却利用了日益发达的感应技术，去偷听去臆断去挑拨他们的感情是非，硬是将他们当成我们闲话的口实。连一位普通的伦敦邮差也业余监听到戴安娜王妃的绵绵情话，陆军情报部M15也插了手，还将磁带送到BBC，让大不列颠人民就着早

餐牛奶收听：“〔查尔斯王子对情妇卡米拉：〕来世就让我投生做您的裤子吧。”我们是只剩下好奇心了。

您唯一还能吸引我们的，是您的自我解嘲，就是笑话落到自己头上不变色，处处碰壁仍不认帐，眼看着心爱的东西毁灭在前无泪无悔，就是什么都看不惯，就大笑，大笑。当初您为了更好地爱心上人，断然与她解除了婚约，接着又活生生看着心上人回嫁给她的初恋，我真佩服您对这样的事也能保持“诗意的”眼光和距离，佩服您巨大的决断力。生活在这个世纪，我们更需要您这种以大笑来收场的自我解嘲功夫，虽然我们早被磨练得不是怕矛盾，怕荒谬的人了。您就看看这个身份证号码为 31680113286125，房间号码为 8—208，电话号码为 878514—372，工资单号码为 110 的“我”的日常生活空间，看看我没学会一点自我解嘲，还能不能活得不精神分裂。我住在一个据说有“天堂”之称的城市。窗外此时正传来噪音的地方是一家制造高效净水器的中外合资的什么，要制造，所以也得让它排废气污水。出门往右拐是一年出四、五起死伤事故的公路口，不远处就是一家假肢工厂了。千万别提赫然钉在我住的水泥窟窿门口那条金属标记牌了：“坚持避孕为主，落实节育措施”。且不说它两条命令双管齐下，暧昧得违反了逻辑上的什么律，至少我这大老爷们这么天天跟它低头不见抬头见下来，再想搭绅士架子，想“感觉良好”，出门做一回男子汉，那是甭想了，虽然我也早不是怕矛盾怕荒谬的人了。除了学着您对它哈哈大笑，我能拿它怎样？

听说您私淑的苏格拉底先生也擅长这能耐。每天集市上

高谈阔论一回家就沉默上了，面对悍妇赞茜比的数落，总是“嘿嘿”憨笑两声了事。这就是生活，他会说，您说有啥法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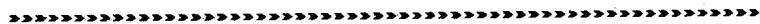
这就是生活。苏格拉底最终闭了嘴。您闭了嘴。我更得快快闭嘴为是。嘿嘿。

译 者

一九九三年七月，汗雨中。

目 录

译 序.....	1
酒宴记.....	1
曾经男人的三少女	97
我看婚姻.....	159
日记选.....	271
后 记.....	319



酒 宴 记



缘 起

为自己留着一份秘密是多美妙的一件事啊，个中的乐趣多诱人，而有时这又是多说不清的一桩好处啊，一不小心就冲犯了人！哪位要是以为秘密是个人私产，专属它的主人，那就错了，因为俗话说得好，“有食肉者，才有了肉”；哪位要是真以为在痛享这一乐趣时会为了不败露它而为难，那他又错了，因为别让忘了它一样是他的责任。而比这要没劲得多的是只会挑挑拣拣零零落落地回忆起一些事来，硬是将自己的灵魂当作了收盛废料的泔脚桶。因此，在与别人相关时，就让遗忘做那遮掩前台的丝幕，让回忆做隐入幕后的守护圣火的处女好了。幕后总有那遗忘，倘若它不是纯正的回忆的话，因为一有了它，一切的遗忘都将被排斥在外。

回忆不仅应该确切，还必须愉快才好；一经封存，回忆的佳酿大抵都保住了经验的鲜香。采摘葡萄的季候决定着酿出来的酒的品味，而葡萄也不是什么节气里榨都可以的，同理，经验也不是任何季候里任何条件下都可以被回忆起的。

回忆绝不与记忆发生一点关系。你可以囫囵地记住某桩事件，却不一定回忆起它来。记忆仅仅是最低条件。通过记

忆，经验显现自己，来接受回忆的供奉。其中的区别最易从青年与老年的区别中看出。老人的失去记忆，通常是先失去了记这一功能。可老人却具备某种诗质。在原始民族看来，他是最有预言力的，极容易使人联想到上帝。不过回忆确是他最得心应手的技力，也是他莫大的安慰，那诗质的远见安抚着他。而童年却高度地富于记忆和记忆性的理解，一丝不带回忆的。也许不能说老人忘不了童年时所理解的东西，我们倒可以这样说：儿童记忆住的事，老人却须回忆才行。老人的镜片被磨得能见着手边的事事物物了，青年人的镜片则被磨得能放眼远处，因为青年人缺乏回忆的力量，这力量需要的是推移，与所忆的对象保持距离。而老人的幸福回忆一如童年的愉快理解，同是大自然的珍贵礼物，它对上面的第二种人，对这柔弱的，好歹也是最快活的人生阶段特别偏心。正因此，回忆跟记忆一样，有时也白白做了偶然事件的保管人。

回忆和记忆的区别是够大的，但它们还是常常被混淆。在人生中，这一混淆使我们有机会研究个人的深度。因为回忆就是想象力，因此，它意味着努力与责任，这是记忆这一冷漠的行动所无法担当的。回忆力图施展人类生活的永恒连续性，确保他尘世中的存在能保持在同一进程上，同一种呼吸里，能被表达于同一个字眼里。因此，他拒绝让舌头不得不一天到头忙于猴子似地模仿生活内容的闲聊之闲聊中。生活必须进行于同一进程上，此乃生活之根本条件。真是怪了，就

我所知，唯有雅各比^①谈到了把自己看成不朽时的可怖。有时他仿佛觉得这不朽的念头他一多沾染片刻，就会害他丧失理智的。这难道是雅各比虚弱得神经兮兮的缘故？一个每提出一项证明不朽的证据就要拍一下布道坛或教授讲台，弄得手上起了厚茧的强人，就不会有这种害怕，讲到不朽，其中没有他不懂的，因为在拉丁文里，手上起厚茧跟彻底理解某物是同一意思。不过，记忆和回忆一旦被我们混淆，这念头就不怎么可怖了。主要是因为我们这时有勇气，有了男子气，有了生气了，再就是因为我们不去认真思考这念头了。所以说啦，写了回忆录，却又不沾一丝回忆的成分，这样的人想必很多。而这些回忆录却成了他步入永恒的资本。人在回忆的过程中从永恒那儿开走了一张支票。永恒是很够人情味的，每开一张它就兑现一张的，每个人在它眼里都有偿付能力。但人要是硬要让自己出丑，记忆着而不去回忆，而且非但不回忆，还一直在忘记，因为记住了也就被遗忘了，那么，永恒是不来负这个责的。而且记忆还使生活无所关心。人常常就无动于衷地蹉过了最是荒诞的自我变形；即使在耄耋之年，人仍是盲人踩高跷，仍抓着闯过生活的，临了却照样能成为他命定要成为的样子，尽管他已经变过多得让人难以相信的次数了。然后他就死——也就不朽了。这样活了一场，人总该确信自己已拥有丰足的材料，尽够他在永恒中——加以回忆了吧？是的，倘若永恒的帐簿与我们脑子里那本想着什

① 弗里德烈·雅各比《文集》（莱比锡，1819）第四卷，第68页：“我同样也忍受不了常青地活着这一前景。”

么就记什么的拍纸簿不是大不相同的话。可是永恒自有它很是特别的算帐法。我们只举出了它的几个例子，权当学校里的练习——它并不是一种对社会有益的带着某种针对性的计算法。一个人日复一日地在国会讲谈，总是讲说着这时代要求他讲谈的话，又不能讲得像唠叨的加图^①那么叫人听得发腻，总须风趣又辛辣，总得与每一瞬间的要求一拍即合，又从不讲同样的话，同理，在社会中，他仰赖他的才智，仗着他功力深厚的雄辩一次次地出击，这会儿是故意收敛了手腕，另一会儿又很宽宏大量了，不间断地受着喝彩鼓掌，一星期至少能在日报上读到他一次，即使在夜间他仍在使人（也就是他妻子）受益；睡梦中他仍讲谈着这时代要求他讲的话，不含糊得像是在国会里演讲；另一种人是在他说话前就已缄默了，他甚至发展到了从未临到快要开口讲话的关头这种份上——这两人活过了同样的岁月，这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有了疑问：谁能回忆起最多？

有一个人只穷究一个念头，只一个，就只系念于它；另一个人精通五门科学，“正要改造兽医科学时，却被迫中断了这一重要活动（这是当时一个记者的报道）”——他们活过了同样的时间长度，这时，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也就有了疑问：谁能回忆起更多？

平心而论，只有根本之物才是回忆的对象，虽然如我们刚才所说；老年人的回忆录有时也鸡零狗碎，同类的回忆亦然。根本之物不仅仅在于它自身的根本，它的根本之处在于

^① 加图（234——149B·C·）罗马政治家。

它与有关的人的关系。谁要是敢违背这一点，就无法去根本切实地行动了，就无力担当起任何根本之物——除非是去改悔，这是向他开放的仅有的一种新想象力。尽管有着外在的标准，他所干的一切怎么着都是非根本性的了。娶妻确算得上一种根本性的行动了；一度涉足爱情的人可以击额蹙眉，手搭在心口或搭在他的——之类，表示他完全是认真的，庄重的，可这其实只暴露了他的蠢态。他的婚姻尽可以举动全国朝野，教堂鸣钟恭喜这对新人，还邀了教皇亲自主持仪式，在他这仍不是根本之物，根本上讲仍只暴露了他的蠢态。外在的喧哗跟实际没有任何关系，正如号角和仪仗式不能使男孩的抓阄成为根本切实的行动一样^①。因为号角声与根本切实的行动一点挨不上边的——但人就是忘不下已经回忆起来的一切。所回忆起的一切对于回忆，不会像被记住的一切对于记忆那么无动于衷的。我们也许会抛开回忆起的一切，但它却是托尔（Thor）的榔头，抡锤一击，却击到了自己头上，不光如此，它还向往着回忆，像鸽子，不论转过多少买主的手，永远不会落在别人手里，最终总是飞回了老家。这鸽子的比方还可以进一步打下去，因为被回忆起的事物已经受了回忆的孵化；这是秘密的隐匿的孵育，在完全的孤独中进行，未受任何听闻的亵渎——蛋儿一受陌生人的触摸，鸟儿就不情愿孵它了。

记忆就是直接性，它直接地帮上了忙，而回忆须经由反

① 直到最近，罗马还有一个牧师在主持每周一次的抓阄仪式，由穿小白衫的唱诗班男孩伸进一只碗里抓阄。